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五年

第二十八號

第四八六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一日

紐約成功湖

目 錄

	頁次
一 臨時議事日程	一
二 通過議事日程	一
三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一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 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四百八十六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J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一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486)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二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三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主席 在今天集會之始，理事會中的情形是這樣的。關於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的問題仍將有冗長的討論。

理事會現有兩項提案。一個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要求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出席理事會參加討論朝鮮問題。蘇聯代表在答覆埃及代表所提的一項問題時 [第四八三次會議]，曾說明他所以提議邀請朝鮮人民代表是因為理事會應該同意在討論朝鮮問題時，必須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即北朝鮮與南朝鮮的代表，出席並聽取其意見。這是蘇聯代表團的第一個提案。

還有另一個提案，其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南朝鮮當局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會議一事已於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七三次會議] 加以核准，於本次會議中應繼續有效。

在以前一次 [第四八三次] 會議中，蘇聯代表團提議。這個表示若干代表團立場的提案，在表決蘇聯邀請雙方代表的提案後，亦應付諸表決。

這第二個提案是蘇聯代表團而非安全理事會主席，所擬具的。它兼顧到若干理事的立場，這便是准許南朝鮮當局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六月二十五會議的決定，在此次會議中，應仍視為有效。

這是一般的情形，在主席看來是這樣，事實上也是這樣。安全理事會每位理事想都已充分明瞭。

此處還有一張願意表示意見的發言人名單。名單上現有兩位發言人。可能還有別人願意發言。我們的討論會化費很多時間。因此蘇聯代表團為求本問題之迅速解決起見，促請將上述兩提案付表決。表決後，理事會即可着手討論提出於理事會的三項決議案草案的事實。草案中的一項 [S/1653] 是美國代表團提出的，其他兩項 [S/1668 與 S/1679] 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

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第一個決議案草案論及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第二個草案是為北朝鮮當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發來關於美國空軍不顧人道慘炸朝鮮和平城鎮、人口集中區及和平居民的電報 [S/1674] 而提出的。

本席業以主席資格簡單說明安全理事會第四八十六次會議開始時的情形。

蘇聯代表團力請將上述兩項提案付表決。使問題得以表決方式來解決，然後理事會即可討論三項決議案草案的實質。

如無其他意見，名單上的發言人也不堅持於表決前發言，現在即可進行表決。發言人可於表決後發表其意見。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我要堅持現在發言，因為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未能充分說明為什麼我不贊成主席所建議的程序而贊成理事會大多數理事所同意的程序。現在我要說明這些理由。

主席 我們或者可以用表決方式解決此項問題。既有人提議表決，本席充任主席的義務即在將該問題提請理事會決定。如每一位理事發表一篇演說。本問題即將遷延不決。還不如表決一下，看看誰是贊成蘇聯代表團的兩項提案的，誰是反對的。我們應當用表決方式來解決本問題。

如多數理事不願表決，本席即請英聯王國代表發言，本問題將於討論的後一階段再付表決。本席認為此種程序是合於常規的。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將本問題付表決而對於一個程序問題不先作決定，主席這種做法是

否沒有違反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的議事規則？理事會即此進行表決是否是屈從於一個錯誤的裁定。一項違法的事件，是否即等於否認理事會各理事的權利？有人提出一項程序問題。如主席對此作成裁定而不企圖以蘇聯代表的地位來設法規避。理事會即可以對主席裁定提出異議的方法來挽回權利。因此本人反對該項裁定。

主席 本席請美國代表說明他所反對的主席裁定是那一個。實際上主席並未作任何裁定。祇有蘇聯代表團請求將其提案付表決。主席負責主持會議之進行，並鑒於蘇聯代表團之堅請，乃向理事會提出下列問題。理事會願否表決該提案？主席並未作任何裁定，祇請理事會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代表所反對的裁定在那裏？

這樣美國代表又引起麻煩了。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假如我沒有完全誤解的話，主席所作的裁定是這樣的，我把它記了下來“除非有人願意先發言，否則我即將蘇聯提案付表決。”如果我知道“裁定”是甚麼，這便是一項裁定。我所反對而請求提出理事會決定的，也就是這一項裁定，因為這項裁定無異廢棄正常程序，即中國代表原先提出的程序問題[第四八三次會議]。這項裁定勢將否認大韓民國代表出席理事會的合法權利。因此理事會應該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的——我用昨天下午所表達的方式再講一遍即贊成不邀請大韓民國代表出席者請舉手，然後持相反意見者請舉手。最後，棄權者請舉手。這是理事會在此時所應解決的唯一合法問題。

主席 假如我了解正確的話，美國代表提出一項他所擬就的新提案。現在有第三個提案提出，理事會已有三項提案。兩個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第三個是美國代表團提出的，我這樣說才知道對不對？現在的情形是否正如我所了解的？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對不起。我想用最簡單的話說明。這仍是原來那個提案。

主席 美國的提案。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我曾數次反對主席的裁定，因為我認爲主席已數次違反議事規則。我認爲我對於主席裁定之異議應付表決，不應當武斷地置之不顧。

主席 此項異議不能接受亦不能付表決，因為主席根本便沒有作什麼裁定。祇有主席作了裁定，才可提出異議。主席並沒有像美國代表所說那樣作了裁定，所以根本就沒有裁定。主席既沒有宣告裁定，因此亦不能有異議。沒有裁定，怎麼能有異議？如

理事會的討論應行繼續。如美國代表願意再回到最近三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上去。我認爲不如請英聯王國代表發言，他是今天會議中發言人名單上的第一個發言人。

我請英聯王國代表發言。我想美國代表不至於對主席此項裁定提出異議。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我們的主席拒絕邀請大韓民國的代表而堅持邀請北朝鮮當局的代表，此種態度，本人恐其確已引起許多非常重要而又涉及根本的原則問題。在有關本事件的冗長討論中，已經提到此種問題中之一部分，但並未論及其全部。我才認爲此種討論純係浪費時間。因爲由於此種討論，我們間的真正意見分歧之點漸見清晰。這至少是本人的印象。假如我懇切地要求主席。要是他祇以蘇聯代表的資格，注意到下面的幾項意見。他或者不再會那樣萬分不情願去遵循議事規則。而這也正是理事會差不多每一個理事的意見。

假如我了解正確的話，蘇聯代表的基本觀念是根據於一個大前提，即我們所處理的是朝鮮的內戰問題。他由此立論說。內戰大半都有當事雙方。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因此朝鮮戰爭中亦有當事雙方。所以，如邀請一方的代表出席，則爲求合理而昭公允起見——主席還說依常識而言——亦應邀請他方的代表。

如果蘇聯代表。在想使世界輿論信服他的意見時，不忘提及一事。即聯合國已宣告大韓民國政府爲合法政府，聯合國的視察員在由於事實而造成的北部邊境上執行任務，因此這個整個國家都在此國際偉大組織保護之下。如蘇聯代表沒有忘記這一切。那麼他所說的種種便再也明顯不過了。

但是大韓民國政府遭到了侵略——此時我才想證明大韓民國是被侵略的，也不想答覆蘇聯的宣傳。即先攻襲北朝鮮的是 Mr Dulles 及 Mr Muccio，我以前沒有提到 Mr Muccio，很是抱歉。因爲 Mr Muccio 的在場顯然將侵略者的人數增加了一倍。我之不想證明，是因爲北朝鮮受侵略的說法過於荒謬，即使聽莫斯科無線電的“順民”恐亦難以置信。大韓民國受到聽命於一個敵對的朝鮮政府的兵士所攻襲，這個政府設於平壤但不是聯合國接受的政府。我上面所說的兵士是朝鮮人，因此他們與他們所攻襲的人是同種的兄弟，這是確切不移的。但是因此而說這就成爲內戰，或說雙方因此而必須處於平等地位，那便十分荒謬了。主席曾提出幾項他認爲十分恰當的關於美國南北戰爭的意見。但如主席再證明在一八六一年美國北部諸洲或南部諸洲曾爲一個國

際組織所承認 那麼他的話便可算得恰當，但他不能這樣做 理由很簡單 因為那時還沒有國際組織。

此外，不論現在莫斯科怎樣解釋歷史——我相信在莫斯科歷史是常常改訂的，為的是使公眾忘却若干令人感覺不安的事實——事實是英國當時雖然可以干預南北戰爭，但並沒有那樣做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英國人，尤其是勞働階級，由於沒有干預，受到很大的困苦。

這些話暫且不提 我們絕沒有任何理由來假定同一種族的人民間的戰爭，即令不牽涉在聯合國主持下所成立的一個政府 便一定不能由安全理事會來通過決議。在某些情形下，依憲章第三十九條 內戰很可能構成“和平之威脅”甚至“和平之破壞”。如安全理事會認為有此情勢發生 則即令當事雙方或多方屬於國際上之同一個體，亦絕不足以阻止理事會採取必要措施以求事件之解決 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便是這樣規定的 該項云

“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 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

從最後一句話可以明白看出如為了維持國際和平安全而必須強迫執行其決議時，聯合國有全權積極干預任何國家的內政。本人誠懇希望為了上述理由 蘇聯發言人的不再提“內戰 這一個論調。

依據憲章 安全理事會大概才能依第三十九條對於同性質的另一事件作成建議或決議，因為蘇聯可能而且必然要運用其否決權，這也是一件事實。但當安全理事會很適當地決定應保衛大韓民國政府以抵抗暴力的侵襲並決定適宜措施以達成此目的時，理事會一致通過決議 出席的常任理事毫無異議亦未作任何保留。不但如此，全體出席常任理事都因暴力侵略而極為憤慨 因此理事會的工作順利進行毫無困難 並且完全符合憲章之宗旨及目的。常任理事國中有一個代表安全理事會中少數理事國所不承認的一個政府的事實，亦絲毫不能變更該問題的本質。這一點祇能由多數決定 如因此而有爭議——事實上已有爭議——則理事會將如何進行工作 殊難想像。因為如不用表決方法，理事會怎能作成決議？

最後還可以說——事實上我們的蘇聯同事已經說了——當通過抵抗侵略的決議時，蘇聯代表並未出席。或者他現在有些後悔他當時沒有在座。這是可能的。但假如說祇因為理事會一位理事一時氣憤

拒絕出席會議，便應使安全理事會束手無策 這無異是說安全理事會甚至整個聯合國祇有在服從某一常任理事國的意願，甚至服從他的命令時 纔能進行工作。

我本人雖然相信大國一致的原則是合理的——其所以合理是因為如大國不能協同一致，聯合國是不能順利工作的，因此，從久遠處着想 祇有根據一致原則聯合國纔能進行工作——但我不能想像一個有理性的人，會同意一致原則可以這樣濫用 尤其是因為大國和小國都曾鄭重承允遵守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的緣故。

這樣就使得我們與蘇聯間發生主要的爭執 我很知道自聯合國創立以來這種爭執便已存在。現在蘇聯政府的大部分人員，自幼年以來 便受到“國家永無錯失”的理論的薰染，他們簡直不能相信政府會有錯誤，他們亦不會不相信他們的政府永遠是受神靈的啓示的。由於蘇聯統治者所信奉的特殊而久已不合時宜的宿命哲學 他們不能不肯定說一切事實經過都是依附蘇聯的幾個偉大先知先覺者所預言的。因此，例如有一位被視若神明的教授在（姑定之為）一八四八年宣稱在某一時期帝國主義的國家將聯合一致來消滅任何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是不可避免的——姑且不問蘇聯現在的制度是否確是社會主義的制度——這樣一個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由此，在其他方面 心理上或者是很正常的蘇聯人民就如着了魔一般堅守着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 當然大部分的蘇聯人民在本質上都是正直而值得尊敬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般。但是他們的惡夢並無絲毫的事實根據。非共產主義國家所做的一切祇是採取措施，使得我所述及的過時的高壓政治哲學不致在暴力脅迫下強加於不適宜於信奉此種哲學而同時也不願生活於此哲學下的國家。他們所請求於蘇聯政府的，是不要成為自己學說的奴隸 就如一位詩人所說的，“不要將預言瓶內的苦汁飲至最後一滴。

不過，多年以來喝這個瓶內的苦汁的結果 則是凡奉行蘇聯特殊哲學的團體或國家，其所作所為在蘇聯看來都是對的 祇要此種行為符合莫斯科當時對上述哲學的解釋就行了。例如，這樣的一個國家攻打另外一個國家，從蘇聯的立場看來，這不是也決不會構成侵略行為。這祇是“擊退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而已。帝國主義國家，真有這回事嗎？難道我們真相信在晉州附近壕溝內，盡力保衛他們所認識的民主主義而渴想有一天回到 Sioux City 或 Denver 的 Iowa 或 Colorado 士兵是像成吉思汗一般

去征服全世界嗎？如果主席能指給我看有一個美國兵情願在外蒙古南面稱王而不願回到 Seattle，我便很願意接受他關於“美利堅帝國主義”的論調。不然，我便不相信他的話。我情願相信我親眼見到親自聽到的，而不願意信任馬克思。

總之，蘇聯代表根據這些錯誤的前提，竭力想使大韓民國代表和北朝鮮當局代表同時出席理事會。這一個策略的用意祇是使他有機會辯稱朝鮮雙方都有可非議之處。主要的是無論怎樣應使朝鮮人自行解決其內部的事務，因此唯一的真正解決辦法是撤退“洋鬼子”們，依照預定的辦法使朝鮮共產化。我們都知道這裏面所包含的意義。這便是排除一切有相當理智而反對某一個“神人”有時所說的話的人。“清算”——這是一個美妙的說法——任何一個被認為屬於布爾喬亞階級的人，設立一個官僚政治機構，其中人員都經過集中訓練而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他們心目中的最大成就便是把有知覺情感的人變成機械，這種變化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他們很巧妙的稱為“社會工程”的。

迄今為止，常有人說受到這種可怕經驗的國家都是在合法的範圍內遭受的。從表面看來確乎遵守了法律的形式，雖然內幕所掩飾的事實是慘酷的。例如千篇一律地宣稱“人民”自滅願亡，有百分之九九九於投票時贊成一種政權，而在此種政權下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民不被迫作奴隸勞役，即被判處死刑。但是現在連“南朝鮮人投票贊成自己作奴隸”的話都說不出口。正相反，不論蘇聯代表怎樣說，南朝鮮人在聯合國觀察員監視下所舉行的選舉中，表示他們一點都不喜歡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這是一件事實。他們敢於在完全自由的投票中表示贊成民主政治，並非等於獨裁的虛偽民主政治，而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或者有時會犯錯誤，有時缺少效率，但這種政治制度，至少容許精神上的進步，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思想是自由的。

在這種情形下，北朝鮮的統治者認為他們的南朝鮮同胞應該受一個教訓。他們當然不能忍受在他們的大門口有一個自由的政治制度。他們便計劃實行犯罪的行為，當然，在那時的情形下，是不會不被人發現的，但他們希望這計劃能僥倖成功，因為警察正背轉身站着。不過，警察這時雖不十分留神，也並非漠不關心。他自己雖然受到了襲擊，但他還能吹他的哨子，現在許多警察都趕來援助他了。那個主張現在應將警察全部撤退，聽任強徒去自由擺佈受害者的論調，是不會受到歡迎的，因為如照這個

辦法做去，結果是同樣的事件很可能再發生而亞洲又要再度成為侵略罪行的出演場所了。

是的，亞洲要再度成為侵略罪行的出演場所。亞洲顯然是一個廣大的逐鹿場，那在歐洲被逐出的共產帝國主義的黑暗勢力在那裏集中起來準備廝殺了。所有新生的亞洲國家都受到威脅，它們才都知道，這並不是一個祕密。在緬甸，共產黨徒與公認的政府武裝鬪爭。在印度尼西亞，等到哈達(Hatta)與蘇加諾(Sukarno)的威權一見穩定，共產黨徒 Musso 便被派去推翻他們。在越南，新政府不得不對共產黨積極作戰。在菲律賓，共產黨徒 Hukbalahap 也是武裝對抗政府。即在印度，那個最大的亞洲新民主國內，海德拉巴共產黨徒的武裝暴動也是武裝的少數份子蓄意奪取政權的表現。偉大的政治家尼克魯在六月二十二日所說的話是決非語出無因的。他說“共產主義純然是恐怖主義，在東南亞共產主義者，由於他們反對國家主義，已自然而然地衰弱下去。在東南亞，人民渴望實現的堅決意願是國家主義，再加上社會的平等待遇”。這是尼克魯在六月二十二日所說的話。

西方列強在以前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一種意願也沒有充分認識這種意願。但有一件事是確切無疑的那便是共產帝國主義如聽任其自由發展，將更不顧東南亞人民的意願。在這一點上，西歐與亞洲之間似有許多利害共同之處。不管他們已往的關係如何，如他們不能了解這種危機而共謀應付，那麼他們可能會一齊滅亡的。

因此，已在朝鮮發生的事件絕不容其再度發生。我想我曾經說過，目前的需用是負侵略責任的北朝鮮當局，在出席理事會向我們提出解決整個朝鮮前途問題的積極建議之前，應先聲明他們將聽從理事會的命令。

蘇聯政府想矯稱，祇有美國纔堅持上述唯一的適當辦法，這是徒勞無益的。有五十三個種族不同信仰不同的自由國家，亦都堅持採取上述辦法。在堅持此項辦法的國家中，美國也許是最強的，但它並不是最大的一個，它們所以堅持此項辦法原因很簡單，因為任何能作合理判斷而其思想不為獨裁政治所支配的人都堅決相信，唯有遵從理事會所通過的各種決議案，纔能解決朝鮮問題——我們都希望不久便能解決這問題。

總之，不論最後決定的解決辦法怎樣，有一個必須實行的先決條件，便是朝鮮的侵略軍隊撤退至原來出發的地點，隨後可能有一個代表聯合國的機構，在相當時期中，與北朝鮮當局接洽，並向理事

會具報。我認爲祇有到了那個時候 我們纔能談到邀請北朝鮮當局代表出席理事會 使理事會得以議訂並實施建立真正獨立民主的朝鮮的計劃。此項目的是對大家都有利益的 蘇聯亦非例外。

這個辦法我願意稱之爲“聯合國之途徑”，這是與武力解決辦法完全不同的。不幸蘇聯現在所贊同的似乎便是這種武力解決辦法。祇有遵循此途徑 放棄武力（除必須以武力抵抗侵略外）我們纔能希望創造一個祇服從於法律的自由國家的世界，而究其極，惟有人類大多數的意志纔能創造出這樣一個世界。當然 聯合國尙未達盡善盡美之境 當然向理想境界的進展是遲緩的 當然由躁急而促成的變化可使社會陷於混亂，所以可能是一種錯誤 但聯合國確是現有的唯一基礎 在此種基礎上可以創造一個世界秩序 不受有組織的世界專制政治所統治，這種專制政治 必然是違反憲章上所載的宗旨及原則的。

即令承認——就本人言 却不能承認——從理論上說在二十世紀組織資源及生產以利人類的最好方法是實施集中管制的官僚政治 而在此種制度下人類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不免被迫處於奴隸的境地 這種情形定然爲全人類所深惡痛絕的。在世界現狀之下 人與人間的接觸機會益見增加 自須努力覓取有建設性的辦法 以協調歧異的國家觀念 提高落後民族的生活水準，不特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也是爲了較前進的人民的利益 並漸漸造成一個史無前例的和平與繁榮。聯合國的途徑或者並非達到此目的的唯一途徑 因爲關於人類的事情 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在現時，此途徑爲欲求改良其自身生活的一般人民所能遵循的唯一途徑。有一件事是確切不移的 如果我們不能消滅侵略 不能摒棄千百年來野蠻而陳腐的方法 那麼我們的希望是不會實現的 上述的途徑是無從遵循的。

主席 本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資格，認爲對於美國代表昨天發言時[第四八五次會議]所敘述的許多歪曲的事實必須加以更正。

至於英國代表 Sir Gladwyn Jebb 想以理論家和批判家自居，來評論有歷史性、解放性的馬克思哲學教義，這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第一 因爲他的評論表示他完全缺乏哲學的素養 再則 他想維護加諸亞洲及遠東人民身上的英美帝國主義 認爲這是必然的發展而且將垂諸久遠。實際上 這種理論早已過時，凡愛好自由的人民無不摒棄之。這是一個英美式的理論 這是一個英美式的歷史概念。這個

理論讓我們把他送到英國博物館中去罷。它在別的地方是不能流行的。

關於朝鮮問題，英聯王國代表所說的毫無新奇之處。他不過把美國代表昨天所說的話辛辛苦苦重複一遍罷了。

蘇聯政府根據可靠資料及不可否認的事實 對美國施於朝鮮人民的侵略行爲，已表示意見。安全理事會中的蘇聯代表團 奉本國政府的訓令 根據事實及侵略之一般國際定義 已經證明美國政府對朝鮮人民橫施侵略，美國政府纔是侵略者。

這些事實中 沒有一件是美國代表所能否認的。我們都知道當朝鮮問題開始在安全理事會討論的時候 討論的根據便是朝鮮事件起源、發展及性質的片面解釋 此種解釋純然是由美國及李承晚所供資料而得來的。這種解釋所根據的是美國代表團所供給的片面而又別具用心的情報。

徵引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提出的所謂報告也是毫無價值的。大家都知道該委員會編製提出於聯合國的報告時所用的資料也都是由美國和李承晚供給的，而這些資料都是來源不明的 片面的、偽造的。

該委員會的組織絲毫不能保證它的公正無私性。美國代表所述及的委員會的主要報告 [S/1518] 是由國民黨集團中一個姓司徒的簽署的 即令十分天真的人也難以相信國民黨集團代表的公正地位 因爲國民黨集團是受美國政府雇用 替它服務的。美國代表竭力想以由麥克阿瑟口授的偽造的委員會報告爲憑證而控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美國代表所述委員會的主要報告是聯合國秘書處於六月二十九日所收到一封電報 其中敘述六月二十四日之情勢。祇要將這兩個日期一爲比較，便可知該報告是事後編製的——在李承晚軍隊侵略北朝鮮失敗以後——其用意在掩飾侵略及其發動指使者。

委員會的報告聲稱南朝鮮軍隊爲便於防禦起見，佈列縱深的陣綫。但在美國政府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中 [S/1626] 則稱戰事發生之初南朝鮮軍隊有五師參加，其第六師駐於偏南地區 亦於六月二十六日參加作戰。該報告又稱，戰事開始時 北朝鮮有三師二旅參加 換言之即較五師爲少。因此 李承晚的軍隊並非如委員會的報告中所云 佈列縱深陣綫從事防禦 而是集中在邊境 其用意顯在啓發侵襲北朝鮮。

至謂李承晚軍隊缺乏重武器，尤少重砲，亦與事實不符。除了美國官方關於美國政府供給南朝鮮傀儡政府大量軍火(包括重砲)的情報已為大家所熟知外，還可徵引下列事實，即依人民軍司令部在解放豐津半島時所發公報，內稱繳獲李承晚軍隊之軍火如次：五百門輕重砲，外加二千五百枝步槍及一百四十輛卡車。

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都可以讀到在麥克阿瑟所頒嚴格檢查軍事新聞辦法實行之前，紐約時報於七月二十六日所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北朝鮮軍利用繳獲的軍器”。文內稱：據美國兵士所述，北朝鮮軍用繳獲了的美國槍砲轟擊他們。因此可以假定北朝鮮軍曾繳獲大量軍火。在向緯線三十八度以南撤退的一百哩地中，南朝鮮軍隊差不多將美國所供給他們的軍需品盡行拋棄，內中包括砲、摩托車、甚至各種輕武器。這是中國史實的重演。裝備美國武器的國民黨軍隊在人民解放軍的猛擊之下也拋棄了所有的武器，紛紛後退。

美國代表為混淆視聽起見，公然誣蔑蘇聯，稱北朝鮮自蘇聯獲得軍火。昨天本席對此誣蔑之辭，已作簡短的答覆。本席說美國代表的話盡屬誣蔑，與事實毫不相符，因為北朝鮮所有的祇是蘇聯軍隊於撤離朝鮮時所賣給它的軍火。

作此種誣蔑之辭的不止美國代表一人。著名戰爭販子邱吉爾氏和他的若干附和者亦都在散佈同樣的謠言，說蘇聯以噴式飛機供給北朝鮮。邱吉爾氏的這些話毫不符合事實，祇是徹首徹尾的一篇謊話。

從本席所陳述的事實以及本席即將徵引的資料中顯然可以看出北朝鮮軍隊軍火庫中堆積的是美國慷慨施與李承晚傀儡政府的大量槍砲及軍需品。

美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美國空軍於六月二十八日開始作戰，也與事實不符。美國空軍的開始作戰早在那一天前。平壤人民軍司令部報告稱自六月二十六日起美國飛機即轟炸朝鮮的城市和鄉村。

這些都是主要事實和由正式文件所得的結論。所謂正式文件便是美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報告以及鼎鼎大名的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的報告。這個委員會是替美國外交部服務的，在六月中又由國民黨的一個代表充任主席。

美國政府報告中從委員會報告所徵引的部分也是不值一駁的。這是一個明顯的偽造文件。第一，美國在朝鮮及日本的軍事當局及正式代表以關於朝鮮事件由來及發展經過之虛偽情報供給委員會，現在美國政府和安全理事會中的美國代表團又想根據委員會的報告來控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而委員

會的報告却又是根據美國的情報，事實上即由美國軍事當局口授筆錄所編製的。此種捏造事實的情形是粗拙而明顯的。

安全理事會的一部分理事，根據此種片面捏造而別具用心的情報，在蘇聯與中國兩常任理事國缺席的情形之下，通過一些非法的決議案。這些決議案都是譴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現在竟想把它們當做“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並作為美國侵略朝鮮的正當理由。

由於這些無可否認的事實，以及根據李承晚政府代表及美國官方發言人所作的聲明，美國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對於朝鮮事件的解釋根本就站不住。蘇聯政府於七月四日的聲明(見文件S/1603)以及蘇聯代表團向安全理事會所作的聲明都曾徵引許多事實證明朝鮮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南朝鮮軍隊對在緯線三十八度以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地區侵襲挑釁所致。英聯王國的代表想在幾個字眼上挑剔，證明Mr Dulles和Mr Muccio兩人在一起才會侵襲北朝鮮。當然，Mr Dulles和Mr Muccio兩人是不会親自出馬的，但是他們兩位能惹起——實際他們也已惹起李承晚傀儡政府屬下的十萬軍隊對北朝鮮的攻襲。這些都是事實。

此次侵襲是美國軍事當局與南朝鮮李承晚傀儡政府事先竊密計劃的結果。李承晚的前內務部長金孝錫氏於七月八日所發表的聲明，尤其可以證明此事。他說：

“大家都知道李承晚向麥克阿瑟之請於本年春訪問日本。在日本他奉麥克阿瑟之命將軍隊歸麥克阿瑟調度以備“北伐”，並會同訓練所謂國防軍軍官及日本軍隊軍官。李承晚於是着手執行此項命令，他相信一旦北伐開始，他定能得到美國海空軍的支助，得到從日本派遣來的一隊“吉願軍”，他無疑是會獲取勝利的。

本年六月二十五日黎明，李承晚下令對北朝鮮開始攻擊。他的軍事計劃是從豐津出發，佔領海州，然後再下平壤。同時在遼東沿緯線三十八度全部邊境發動攻勢以為呼應。”

這是李承晚傀儡政府前內務部長的供認。

以下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長於六月二十五日所發表關於朝鮮事件爆發情形的第一次正式聲明：

“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曉，南朝鮮傀儡政府屬下的偽“國防軍”忽然沿緯線三十八度開始向北朝鮮領土襲擊。敵軍發動襲擊後，侵入緯線三十八度以北北

朝鮮領土內一公里至二公里 在 Hacin 之西地區和金川、鐵原一帶。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命令前線警備司令部擊退侵入北朝鮮領土的敵軍。現在北和國的前線警備部隊正在堅決抵抗敵軍中。警備部隊擊退在襄陽一帶侵入北朝鮮領土的敵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命令內務部部長警告南朝鮮傀儡政府當局 如不即時停止在緯線三十八度以北之侵略行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即將採取堅決措施以擊潰敵軍，南朝鮮當局對此種軍事冒險之嚴重後果應負完全責任’。

這些事實安全理事會以前都不知道。

美國代表團竭力隱蔽這些事實 它阻止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即美國代表所稱爲“北朝鮮當局”——出席安全理事會以陳述這些事實

李承晚對北朝鮮的無數挑釁演說是大家都知道的 例如 紐約時報的通訊員 Mr Sullivan, 在訪問朝鮮之後，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寫道 差不多所有關於戰爭的談話都是南朝鮮當局發出的，而且李承晚曾多次明白宣稱 一俟華盛頓准許，他的軍隊即開始進攻。

在南朝鮮軍隊侵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邊境之前一星期 李承晚曾在漢城偽國會中，當 Mr Dulles 之面 說道“如我們不能在冷戰中維護民主政治 我們即將在真正的戰爭中取得勝利”。Mr Dulles 在答辭中向李承晚保證，說美國將在南朝鮮對共產主義的鬭爭中給予種種必需的精神及物質的援助。這樣李承晚即自 Mr Dulles 處獲得了華盛頓的准許。六月二十五日南朝鮮軍隊即啓發侵襲北朝鮮。

美國政府立即在安全理事會六月二十七日召集會議之前開始武裝干涉朝鮮 美國代表 Mr Austin 在昨天的演說中已正式承認杜魯門總統在六月二十七日正午——即十二時——下令武裝干涉朝鮮事件。因此，杜魯門總統的命令是在安全理事會第四七四次會議午後三時集會前三小時頒發的，理事會該次會議的時間 可以覆按正式紀錄。

因此 美國政府將一項既成事實 即對朝鮮人民施行侵略的事實 置於聯合國及全世界之前。這樣，美國政府就用了非法手段擅自公開的武裝干涉朝鮮內戰。

大家現在亦都知道侵略方案的策劃是經麥克阿瑟將軍直接參加的。李承晚以前的同謀者及主要政治顧問 Mun Hak Bon 於七月二十一日聲稱在策劃武裝侵略方案時，麥克阿瑟想盡力在本年七月前發動戰爭，因爲據說中國共產軍擬於七月進攻台灣。六

月二十日起便開始討論北攻的具體方案 主持此次戰爭中的中心人物是蔡秉德(Chae Pyung Tuk)、申性謨(Shin Sung Mo)、Kym Sek Won 他們每人分擔一部分戰區的軍事責任。六月二十五日夜間李承晚執行麥克阿瑟的命令在朝鮮發動的自相殘殺的內戰。

以下的事實可以說明南朝鮮軍隊是怎樣的裝備 怎樣的準備武裝侵略。

自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自去年七月以來迄美國侵略朝鮮時止 侵略準備即在積極進行中。美國供給李承晚價值一億一千萬美元的軍備。該報告根據美聯社駐華盛頓記者的一個電報 說李承晚集團獲得十萬枝步槍及其他輕軍器 另有二千尊擊坦克車的擲彈筒及四萬發砲彈，還有四千九百輛卡車與其他車輛 大宗三十七公釐及五十七公釐的擊坦克砲 一〇五公釐的野砲 許多六十至八十公釐的地雷發射機及七十萬個地雷 四萬枝日本步槍及彈藥。美國政府又供給李承晚七十九隻船 包括掃雷艦、登陸船隻及防護艦 美國在一九四九年夏季供給李承晚的軍用品即足以裝備一支巨大的軍隊並配以各種軍事上的必需品。

本年五月十九日，即朝鮮戰事發生前一月 美國援韓行政長官 Mr Johnson 在衆議院財政委員會正式宣稱 “十萬名——我要重覆一遍——“十萬名南朝鮮軍隊的將士 配以美式裝備，由美國軍事顧問團訓練，已完成其軍事上的準備，可隨時出發作戰。我要特別指出最後一句話 “可隨時出發作戰。

美國報章屢屢稱述南朝鮮軍隊已有作軍事進攻的準備而其準備作戰的工作亦已全部完成 例如 紐約前鋒論壇報於六月五日發表駐漢城記者 Marguerite Higgins 的一篇通訊 內引美國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團長 General Roberts 的一篇談話。General Roberts 率領五百多名美國軍事訓練員正加緊訓練南朝鮮軍隊以備侵略北朝鮮。他說“美國的納稅人在朝鮮有一支軍隊，是在該地的投資的忠實守護犬，這是最少經費獲致最大效果的軍隊。所稱的投資當然是指美國在南朝鮮的投資。General Roberts 繼又誇耀美國軍事顧問，訓練南朝鮮軍隊之優異成績。他說“美國的軍事顧問已確切證明如何可以積極合理的方式應用五百名富於作戰經驗的將士來訓練一枝能替作作戰的十萬大軍”。

General Roberts 又說南朝鮮每師中至少有十三或十四名美國軍官 他們和南朝鮮軍官一起工作 和他們一起在前線 即緯線三十八度上 在作軍事活動期間與休息期間都和他們在一起。

從這一位任美國駐南朝鮮正式軍事代表的美國將軍的陳述裏，必須記取下列數項事實 第一，美國組織南朝鮮軍隊以保護美國在南朝鮮的投資（因並無別國的投資），美國獨佔資本家竭力想把南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南朝鮮軍隊便是美國主人翁的“守護人”。

其次 在六月初 南朝鮮的十萬大軍已充分準備完成隨時可啓發侵襲北朝鮮。

最後，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 General Roberts 自己，在本年六月初即稱緯線三十八度為“前線”。

以上一切事實充分證明美國代表團所稱南朝鮮軍隊無準備之言為不確實 又證明南朝鮮軍隊之進襲是經過事先準備，由李承晚集團奉美國官員之命或獲得他們的准許而發動的。

這個事實由俘獲的南朝鮮軍官的供認中也已得到了證實。例如 南朝鮮軍第十七團 Han So Han 中尉參謀在投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軍後，聲明如下

“本年六月二十四日 雖為星期六，但所有軍官皆奉命不得進城 並聽候命令。在六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之夜間 陸軍奉到密令於六月二十五日拂曉越緯線三十八度對北朝鮮開始軍事行動。

“本團在豐津一帶活動，於發動奇襲後，侵入北朝鮮領十一至二公里。才過，才久我們便遇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警備部隊的堅決抵抗。在侵入北朝鮮二公里之後，我們在警備部隊的壓迫下不得不向後撤退。我們隊伍間的聯絡已經切斷 營與營間祇靠無線電聯繫。警備部隊的還擊異常猛烈，我軍軍心大亂，即將官兵恐慌萬分。我們的第十七團在未向豐津地帶出動之前，素被認為“國防”軍中的勁旅 該團負責保衛漢城 有“二虎團”之譽。人家常常告訴我們佔領北朝鮮易如反掌。我們亦相信這話。但事實所表現的是完全兩樣的”。

所有這些事實充分證明南朝鮮傀儡政府軍隊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啓發侵襲是事先準備而六月二十五日實行的。

這便是朝鮮兩個政府集團間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在惹起釁端之後，又見李承晚的政權行將崩潰遂訴諸公開出兵朝鮮干涉之一途。

這些都是不可抵賴的事實，美國代表也無法予以否認的。

實際上犯侵略罪行而侵入外國領土的是誰的軍隊？是朝鮮軍隊侵入美國領土還是美國軍隊侵入朝鮮領土？全世界都知道美國軍隊侵入朝鮮領土，蹂

躪朝鮮農民耕種的稻田 毀壞禾稼 但是朝鮮軍隊並沒有蹂躪美國的棉場和麥田。

全世界都知道朝鮮的空軍並沒有轟炸美國的首都華盛頓，亦沒有轟炸美國的最大城市紐約，而美國空軍却殘酷野蠻地轟炸朝鮮的最大都市，平壤與漢城，以及其他許多的城鎮。朝鮮的空軍人員並沒有掃射美國村鎮內的和平居民而是美國的飛行人員執行戰爭販子和侵略者的命令，屠殺千百和平朝鮮人民，不分婦孺老幼，毀壞及焚燒朝鮮的房屋、工廠、工場、學校、醫院、殺死醫院的病人並在全世界前誇耀他們在朝鮮的和平村鎮內擲下的炸藥噸數。

我們可以答覆英聯王國代表說當然那些 Texas 的牧人或農夫，芝加哥的工人並沒有對朝鮮人民施行侵略，而是戰爭販子和侵略家把那些牧人農夫穿上軍裝送到遙遠而陌生的朝鮮去殺戮朝鮮人，同時自己也送了命。

這些衆所週知的事實決非依賴一項非法的決議案便能掩飾得過的 正如不能用這些決議案去解釋或辯護美國政府對朝鮮人民的血腥侵略一般。

Mr Austin 想在此處敘述朝鮮人民的慘痛命運在美國代表的嘴裏 這些話便變成了極端的虛偽和矯飾。這是美國統治集團的貓哭老鼠。對於朝鮮人民的命運他們是漠不關心的。他們這些商務中人所關心的是“生意經” 是朝鮮礦產和富源，在美國獨占資本家忠實奴才李承晚的傀儡殖民政府統治下可資利用的低賤奴隸勞工。美國的軍國主義者對於朝鮮也發生興趣 因為朝鮮可以成為亞洲大陸的戰略基地，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Mr Austin 想靠一本借來的三字經解釋朝鮮問題的始末，實在是有些力量。

為說明事實真相起見，Mr Austin 應當記得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蘇聯、美國、英聯王國三強外交部長，經蘇聯政府及其外交部長莫洛托夫（Mr V M Molotov）之一再建議 通過關於朝鮮的一項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案。其後，中國也加入了該項決議。該項決議充分保證朝鮮之再成為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國家。

但是不久以後，美國政府及南朝鮮美軍統帥部便開始破壞該項決議，妨礙其實施，因為他們不願離開南朝鮮 並且不特決心將南朝鮮 且決心將全部朝鮮變成殖民地 將朝鮮人民變成覬覦朝鮮富庶資源的美國獨占資本家的奴隸。

美國政府在阻礙設立一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後，又見到朝鮮人民才滿意此項政策，於是在一九四七年非法將朝鮮問題提出於聯合國 因為它相信

可以獲得聯合國內英美集團的支持，這不但違反戰時所簽訂的協定也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並且破壞了三外長所訂的莫斯科協定。

從那時候以後，獲得英美集團支持的美國政府強迫通過了一些有利自於已及其南朝鮮傀儡的非法決議。其目的在假借所謂“聯合國決議案”以掩飾美國獨占資本家之攫取朝鮮。

美國政府及英美集團不許緯綫三十八度以北的數百萬朝鮮人民的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

美國的統治集團以美政府強迫大會通過的非法決議案為掩護，根據了美國及李承晚政府所供給的片面情報，企圖將整個朝鮮變為美國的殖民地，因而決定挑撥朝鮮南北兩政府間的軍事衝突，預計旗開得勝，易如反掌，訓練南朝鮮李承晚軍隊的美國將軍們便會這樣的預期。

參與這事件的人裏面，居心最險惡的是麥克阿瑟將軍。他自以為是君臨遠東，替天行道，耶然無音回到美國，正在找一個藉口可以久留在遠東。

對於李承晚集團的希冀既已絕望，而傀儡政府本身又開始搖搖欲墜，美國政府祇得趕速去援助該集團，造成美國政府侵略朝鮮人民的既成事實，使全世界及聯合國莫如之何。

這是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以來迄於今日朝鮮大事的簡短信史。這些事實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美國代表的遁辭矯飾都是沒有用處的。

美國統治集團所關心的不是朝鮮人民的命運，而是自己在朝鮮的投資，他們使南朝鮮傀儡政府偽“國防軍”作為保護此項投資的“守護犬”。這還不明顯麼？這個“守護犬”的稱號是美國將軍 Roberts 所上的。守護犬在表面却用了一個名不副實的稱號，不特用以欺騙不知真相的人且用以欺騙聯合國。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軍隊與朝鮮人民的利益是毫不相干的。這個軍隊與他的首領一樣，是美國獨占資本家的奴才。我們從戰爭史上知道募傭軍隊從來是不以果敢或驍勇善戰著名的。這種軍隊雖缺乏這優點，但却長於劫掠和欺壓善良的民衆。這一切都適用於李承晚的國防軍。

因此，這樣一枝軍隊，由李承晚奉麥克阿瑟之命，於六月二十五發動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侵襲，難怪其經不住朝鮮人民軍的嚴重打擊，因為人民軍為人民忠實服務，同時又為爭取國家獨立、自由、建立統一、獨立、民主而不受外國奴役壓迫的朝鮮國的高尚理想所激發。

因此，人民軍在幾天之內，才特將進攻的敵軍擊退，而且還能發動反攻，將美國主人翁在南朝鮮豢養的守護犬——即李承晚偽國防軍，擊得潰不成軍。

這是朝鮮人民軍與美國將軍們訓練為守護犬以保護美國在朝鮮投資的偽“國防軍”對敵時所以獲勝的基本理由。

美國代表想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相信與此正相反的言論。但是和事實對照之下，很顯然的這個由美國政府和美國統帥部在李承晚執行閃電“北伐計劃”失敗後，捏空捏的故事，已經被從事創立、裝備、訓練李承晚軍隊以備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美國將軍和政客們所作的表示駁斥無遺了。

那些採取這種偏袒態度的人自然而然便附和美國的侵略朝鮮，實際上也受美國統治集團的控制，這些統治集團是竭力在使人人相信他們對於朝鮮事變的片面和虛偽的解釋。這還不明顯麼？美國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中辛辛苦苦傳布的虛構事實是給頭腦簡單的人預備的。這還不明顯麼？虛構事實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美國統治集團在李承晚偽國防軍崩潰，失去了朝鮮的守護犬之後，便竭力想使聯合國全體變成保衛美國在朝鮮及遠東的資本及戰略利益的利器。由此掩飾並辯護美國政府對朝鮮人民之公開侵略。

因為要達到此項目的，所以美國政府需要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甚至非法的決議案亦可。此數項決議案之為非法是大家都知道的。美國代表以至祕書長都不能否認此事，因為此數項決議案之通過，不但符合憲章的規定，而且是顯然違犯憲章的。

為了此項目的，美國政府又需要用聯合國的旗幟。它想用聯合國的淡藍色旗幟掩飾對朝鮮人民的血腥侵略。現在美國的飛行員張着聯合國的旗幟，上面繪着象徵和平友好的橄欖枝，正在從美國的飛行堡壘上，向朝鮮的安居人民擲下千百噸炸彈。將美國帝國稱霸世界的侵略行為和國際和平友好的象徵連結起來，還有比這種險毒的舉動更醜惡更無恥的麼？

這不但是公然違犯憲章，簡直是嘲弄聯合國的神聖宗旨和任務。

根據什麼權利，根據甚麼國際法的原則，美國的統治集團可以對自古稱為“朝鮮”的愛好和平、勤勞而智慧的人民犯下這樣滔天的罪惡？

美國政府與美國統治集團都沒有任何權利以犯此種國際上的醜惡罪行。對於此種侵略，此種國際強盜行為，在國際法上，沒有，也不會有可辯護的理

由。就國際上一般所接受的侵略定義言 美國政府對朝鮮人民所犯的罪行完全構成一項侵略 這是一種直接侵略行爲而美國政府便是襲擊者、侵略者。

美國政府想以安全理事會於六月二十五日與二十七日所通過的非法決議案掩飾與辯護他的侵略行爲。聯合國祕書長與美國政府將這些非法決議案作爲“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通告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便是將此種決議案的非法性質在各會員國及全世界輿論前掩蔽起來。他們並沒有指出此種決議案之通過未經安全理事會中兩常任理事國蘇聯與中國之參加是違反憲章的。爲將本事件妥善安排起見 美國政府現在想迫使安全理事會通過另一項非法決議案 譴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違抗聯合國決議”。

現在又有一種新的企圖，想欺騙全世界輿論，使人發生錯訛的印象 認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違反安全理事會的合法決議。但是關於朝鮮問題安全理事會並未採取任何合法的決議。既無決議，何從違抗，何從觸犯？

因此美國代表團提出此項新決議案草案 [S/1653]的陰謀是十分瞭顯的。該草案意在使朝鮮內戰益趨嚴重，並對內戰之一方加以非法譴責。但其主要目的乃在掩飾並辯護美國對朝鮮人民的擴大侵略。

不用說，蘇聯代表團唯有以最堅決態度反對此種性質之提案 此提案之用意乃在延長並擴大戰事，同時藉“戰事局部化”之掩護加深美國對朝鮮人民之侵略。

蘇聯代表團，奉本國政府之訓令，於第四八三次會議提出一項決議案草案 [S/1668]，主張即時停止朝鮮戰事及撤退在朝鮮的外國軍隊。蘇聯代表團現又提議安全理事會於審議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之提案時應聽取朝鮮人民之代表 即北朝鮮與南朝鮮的代表均應邀請出席。蘇聯代表團提議 審議該項問題時，應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因爲中國與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及維持遠東和平安全直接有關。

這兩個顯然相反的提案——一個是蘇聯提出的，一個是美國提出的——可昭示全世界人民 蘇聯政府促請安全理事會與聯合國遵循和平解決朝鮮之途徑，而美國政府却迫令安全理事會與聯合國愈向戰爭之路邁進，並加深對朝鮮的侵略。

安全理事會應於二者中選擇其一 堅決遵循和平的途徑呢？還是聽由侵略者，即美國之統治集團推入戰爭之泥沼，而愈陷愈深呢？

蘇聯準備積極參加安全理事會之和下解決朝鮮問題 並將利用其勢力以求達成此高尚目的。

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是明顯的 它堅決地、無條件地維護和平，贊助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並請安全理事會採取同樣的立場。它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提案將於表決時投票否決之。

本席現以主席資格發言，有人提議爲時已晚，今天才聽法文傳譯，即時散會。如法國代表才反對，即行散會。

Mr CHAUVEL (法蘭西) 我才反對將此篇演說之法文傳譯延至下次會議。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理事會下次何時集會)

主席 如無異議 將於八月十四日星期一午後三時集會。

既無異議 即決定如此

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散會